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 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闫方洁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 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闫方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闫方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646-8

I. ①西… II. ①闫…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687 号

责任编辑 林 青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闫方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192,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46-8/B·924

定价 35.00 元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
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序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家们提出了各种新的术语来描绘和分析当下的社会状态,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等,这些术语尽管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无不向人们传达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等维度的深刻变化及其转向的信息。在这当中,“消费社会”日益成为人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叙事系统。“消费”所折射出的社会万象及其消费背后所隐含的异化实质,如主体性的沦落与缺失、文化精神危机、欲望的制造与诱惑、传媒与意识形态控制等,更是受到了左翼理论家们尤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批判和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主题,进而形成丰富的消费社会理论。闫方洁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就是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

该书将消费社会理论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同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西方社会的变迁中来加以考察,视域开阔,历史感强。作者挖掘并梳理了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构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整个话语体系。在梳理、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存在着异化、日常生活和符号三个批判维度,以及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转向,这些观点都颇具创新性。闫方洁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对于深化该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作者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也是值得肯定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新成果的引介和研究已逾30年,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就,从中也反映出国人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态度越来越趋于理性,评价也愈加客观,但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端正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应有态度。事实上,在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中,或多或少依然潜藏着教条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很多理论,人们往往从消极方面看得多,而从积极方面看得少。例如,很多人喜欢用“脱离实际”和“经院式”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加批评,并因此而否认其理论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固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往往带有“经院式”的味道,甚至在政治立场上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渐行渐远,但就其理论内容而言,他们非但没有回避现实,相反,他们总是能够直面急剧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各样新鲜、棘手的现实问题,并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在他们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的背后,潜藏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切关注。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我们很多人无法完全理解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一定的误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态度,要抛弃成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其成果,要肯定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对其做出公正的评价。

对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同样需要全面、客观的分析。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一方面,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回应

了时代的发展,他们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对消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们提出了很多丰富、深刻的思想,深化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更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研究主体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理论立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作者的这种科学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该著作的意义还在于,研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不只是一种学院行为,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关怀,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在生产力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消费社会的模式包括其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日常生活领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很多现象在我国目前的消费领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则更为突出。该著作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消费社会中的诸多负面问题以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消费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是闫方洁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当获悉该书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出版资助之后,作为她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我感到非常高兴。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学习期间,她都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是她学习非常认真,善于思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相信,在已经获得成绩的基础上,闫方洁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扎扎实实地探索钻研,将来一定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问世。

黄继锋

于中国人民大学

2012年2月3日

中文摘要

进入 20 世纪以来,有一项变迁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兴起。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商品的触角无所不及,消费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文化观念在商品价值评估中的地位日趋上升,符号体系成为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的统治力量。在上述背景下,“消费社会”开始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西方的众多学者和理论家对此做出了敏锐的反应,他们以消费社会为平台展开了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构筑起 20 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的大厦。其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构成了这一研究队伍的主要组成者,他们从各种角度对与消费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消费社会理论。

我们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主要包括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通过对其主要观点的提炼挖掘和分析比较,勾勒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主干部分与发展轨迹,并对其得失和现实意义进行评价。大致来说,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存在“异化”、“日常生活”和“符号”三个批判维度,以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转向。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社会的异化境况进行了批判,在现代性的反思中构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最初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异化理论,承袭了卢卡奇、葛兰西的物化思想与文化批判理论,把消费社会看做商品、工具理性和异化逻辑在消费领域推演的结果。他们把对消费社会的研究与现代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揭露了消费社会对大众的欺骗及其对人性的压制。

阿多诺主要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他认为,商品逻辑和市场规律在文化领域的蔓延,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形成。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通过流水线被大批量生产出来,形成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同一化、标准化、模式化、与社会同质的特点。它丧失了文化应有的精神和独立性,对现存秩序采取一味认同与顺从的态度。统治阶级通过操纵与控制文化工业,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都形成了整齐划一的系统。

马尔库塞是较早地明确使用“消费社会”这一称谓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消费社会是富裕的,但同时也是病态的。第一,技术理性利用对消遣、娱乐、休闲等的控制,成为消费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第二,不断发展的技术以及强大的商品和消费逻辑,彻底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形式和基础,使其丧失了颠覆和反抗功能,沦为单向度的文化;第三,消费社会不断地制造和满足各种虚假需求,这是所有异化现象的根源;第四,消费社会通过压制、贬抑爱欲,将统治的触角伸入人们的本能和语言领域。

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独具一格。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的现象、原因及消除途径进行了分析。异化对消费领域的侵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消费品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的商品化;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异化消

费建立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之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逃避心理机制作用的产物。为了消除异化消费,弗洛姆大力倡导人道化的、健康的消费,他提出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既要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经营者的权利,又要建立具有战斗精神的消费者组织。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异化”的思维模式中研究消费社会,保留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有效性。他们遵循“从生产到消费”的思路,从资本运行的逻辑出发来剖析消费问题;他们将消费社会看作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有机体系,并从系统、整体等宏观视角对其展开了分析。他们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其批判理论也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元理论之一。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社会理论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其一,阿多诺等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大大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意识和主体精神;其二,他们对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其三,马尔库塞与弗洛姆受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强烈影响,过分注重人的本能欲求,使其批判过于抽象且缺乏现实历史性;其四,他们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反映了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的乌托邦幻想和局限性。

其次,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开启了消费社会研究的重大转向。他将二战后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一术语包括两层含义:一、指消费取代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统治的中心;二、指日常生活作为消费的运行平台受到官僚主义的控制。因而,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列斐伏尔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视野出发指出,各种新的异化形式蔓延至消费领域,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指出,消费社会利用大量的符号来实现对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双重控

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次体系”的运作来完成。“次体系”是一种形式化的符码,它代表一定的身份地位,是一套世俗化的社会识别系统,例如服装、住宅、汽车、影视、时尚等都可以成为次体系。而次体系背后的真正支撑者是语言符号。语言丧失了现实指涉物,通过自我指涉确立了权威、形成了符号拜物教,成为消费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和意识形态。要将日常生活从消费和官僚体制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发动一场诗性的语言学革命和全面的文化革命。

可见,列斐伏尔既继承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理论观点,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他开启的符号学研究视角,有力促成了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因此,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列斐伏尔的理论处在由宏观到微观、由现代到后现代、承前启后的位置上。然而,随着对消费社会越来越细致入微的批判,列斐伏尔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观,他否定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归根到底,他试图抛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另寻他路的做法是软弱无力的,其所谓的诗性文化革命必然被庞大的现实国家官僚机器所吞噬。

再次,鲍德里亚从符号的维度出发,构建了后现代视域中消费社会理论的新形态。鲍德里亚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成为了符号物,符号取得了至上的统治地位。符号物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照一定的等级对社会进行分类。符号的差异和区分原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主导逻辑,它将所有对象都纳入消费中,筑起了消费社会的神话。消费社会的本质便体现为符号价值的确立。符号价值是指,某物在作为符号被消费时,根据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内涵以及社会地位权力等因素而产生的价值。

在鲍德里亚看来,只有抛弃需求、满足、商品拜物教、使用价值、阶

级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理论,通过构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彻底解码消费社会。鲍德里亚通过一系列的公式变换,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能指、所指联系起来,实现了符号学与经济学的对接。他提出,在商品拜物教中,使用价值构成了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保证;与此相对应,在符号拜物教中,所指构成了对能指的形而上学保证。能指将自身掩盖在所指之下,决定着一切。要摧毁消费社会的符号统治,就必须把所指从能指中解放出来。

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基本上离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从生产体制到消费的逻辑,消解了现代性的主要话语,描绘了一个更为“高级”和抽象的社会阶段。他反对社会分析的两分法,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显示出激进的解构主义特征。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拓宽了消费社会的研究视域。他引导人们注意到一个全新的意义系统,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再生产的隐蔽机制。但是,其消费社会理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没有从完整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他误读了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使用价值的理论,夸大了其中所谓的“自然主义”因素。不仅如此,由于过分依赖符号学方法,他试图以符号批判来替代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倾向。

综上所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及时作出批判性的回应,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他们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补充,使马克思主义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更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然而,由于研究主体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理论立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一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他们主要运用哲学和社会学方法分析消费社会,致使研究视域不够宽阔;他们都有意避开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历史趋势的论述,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等等。种种因素导致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无法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提供实际、有效、有力的支撑。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理论家的贡献,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是深刻的,其结论同样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近年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扩大,西方的消费文化逐步在中国蔓延开来。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消费社会的极大相似性,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尤为明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认真、批判地研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认识消费主义的弊端和形成原因,把握消费主义的运行和控制逻辑,掌握批判消费主义的武器。但是,我们不能移花接木、简单照搬。我们既要借鉴其中的有益部分,又要立足于本国现实,在中国的文化和社语境中来具体考察消费问题,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健康的消费文化提供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异化;意识形态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chang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s social structure, lifestyle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It is the rise of consumer society. With the arising of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nsumption is playing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socio-economical and cultural life. The scope of consumption expands,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assessment of commodity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 symbol system begins to control and manipulate the consumer interest and fashion. In the above context, "consumer society"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western culture study. Western scholars and theorists made a sharp reaction to the situation, they started the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f current capitalism society on the platform of "consumer society". Western Neo-Marxists als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roject. They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formed the distinct theories of consumer society.

A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 are chosen here including Adorno, Marcuse, Fromm, Lefebvre and Baudrillard, first

three of whom belongs to Frankfurt School. Through the abstracti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ir main ideas, the book will outline the main par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ory of Western Neo-Marxism, and evaluate its gains, loss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critique dimensionalities including “alienation” “everyday life” “sign”, and a research steering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First,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modernity, the Frankfurt School criticized the alienation in consumer society, and built the initial form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ory of Western Neo-Marxism. Inheriting the commodity fetishism of Marx, alienation of Lukac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of Gramsci, the Frankfurt School saw the consumer society as the results of alienation, merchandis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preading in consumption area. They combined the research of consumer society with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and exposed its deception on mass and re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Adorno mainly criticized the consumer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ulture”. In his view, the commodity logic and the laws of the market spread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same with other merchandises are made through the assembly line, forming the mass culture. The mass culture is identical, standardization, modular and homogenization. It loses the spirit and independence which are due to the culture, and takes the attitude of the recognition and obedience to the existing order. Through the ruling class’s 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whole capitalist society forms a uni-

form system from the economic to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Marcuse was one of the Western Neo-Marxists who definitely and early used the word “consumer society”. In his view, the consumer society is affluent but also pathological. First, technical rationality controls the activities of leisure entertainment etc. It becomes the new ideology and ruling form of consumer society. Second, evolving technology, the strong logic of commodity and consumption completely undermines the traditional forms and infrastructure of culture. The culture loses its function of subversion and resistance, and is reduced to one-dimensional culture. Third, the consumer society continues to manufacture and to meet a variety of false needs, which is the root of alienation. Fourth, through the suppression of eroticism, the consumer society expands its domination deeply to people’s instinct and language areas.

Fromm’s criticism of consumer society is unique. Using the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he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reasons and elimination channels of alien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The Alienation in consumption area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with goods as well as other peopl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ople; consumption turning from means into purpose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established on the survival means of possession-oriented,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avoid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dvocate humane and healthy consump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should restrict right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operators of big companies, and

set up consumer organizations with the fighting spirit.

All the above shows that the Frankfurt School retained the validity of modernity critique discourse, and criticize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mode of alienation. They followed the thought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consumption from capital operation. They thought the consumer society as an organic system composed by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rea, which is analyzed macroscopically from the system perspective. What they have done is groundbreaking, and their critical theory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etatheories of Western Neo-Marxist cultural stud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ects. First, Adorno and others has adopted a totally negative attitude on mass culture, which underestimates the public'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 spirit. Second, the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overly simplistic. Third, Marcuse and Fromm have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Freudism. They focused too much on people's instinct and desire, so their theories appear abstract, lack of actuality and historic. Fourth, their criticism of consumer society was more based on the alienation logic of humanism, which reflects the bourgeois humanists' utopian fantasy.

Second, in the context of everyday life, Lefebvre opened up a major steering of consumer society study. He defined the new capitalist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as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 which contains two meanings. One, it means that consumption replaces production as the core of the new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domination. Two, it means that everyday life is